

末代王孫櫻花戀

溥杰與日本妻子

● 葉祖孚（大陸作家）

稻毛海岸恩愛伉儷

七年前末代王孫溥杰在醫院裡夜半時刻，和值班醫生談完話後，他的心情更加沉重了。醫生已經明確的說：他的妻子嵯峨浩的病情已無法挽救，只有一兩天的時間了。溥杰本來就矮小的身體似乎顯得更佝僂了，他那本來就佈滿了皺紋的臉更顯得愁容滿面。他心裡默默祈禱著：「老天爺保佑我的浩，讓浩浩活下去吧！」

浩睡著了，靜靜地睡著。他凝視著浩的臉，只見浩雙眼緊閉，嘴角牽動，輕輕地吐出兩個字眼：

「稻毛，稻毛……」

溥杰聽著聽著，哦，明白了。稻毛，這是他和浩新婚之後新居所在的地方。一九三七年四月三日，在軍國主義者一手撮合下，他和嵯峨浩的婚禮在九段軍人飯舍舉行了。日本皇族和偽滿洲國都派大臣參加了他倆的婚禮。婚禮嚴肅隆重，那一天，浩貼身裡邊

穿著白衣，上面套著由紅色的中國衣料做成的錦繡花紋花鳥襯衣，外面穿的是粉紅色和服。她的頭髮是請宮中一位長年為女官梳頭的七十多歲老人為她梳成垂髮髻，兩側聳起，長髮垂在後面，顯得更富有日本女性的美。溥杰那天穿了一身滿洲國的大禮服，也是英氣勃勃。婚禮在下午三時舉行，本莊大將夫婦主持了婚禮。第二天在綿綿的春雨中，溥杰夫婦換上新製的西裝，攜帶隨從外出作蜜月旅行，八日左右在千葉縣稻毛新居定居。那時候溥杰正在日本千葉步兵學校學習，他就在千葉附近的稻毛海岸租了一所向陽的日本式建築，站在檐下可以展望袖浦一帶的大海，風景秀麗宜人。每天早晨七時過後，溥杰要到步兵學校去上課，學校有一匹馬自己跑來接溥杰去上課，溥杰騎上馬後總是要向浩揮手示意，然後向學校馳聘而去。浩在家裡除了為溥杰安排一些可口的飯菜外，她還接受一些婦女雜誌記者的訪問，例如向她提問：「皇室小姐下嫁以後的新婚生活過得

怎樣呀？」「您對目前緊張的中日關係是怎樣的呀？」也有人通過浩來向溥杰索字，那時溥杰的書法已經小有名氣，就在前幾年溥杰到日本探親的時候，還有人拿出五十年前溥杰為他寫的字給溥杰看呢！

傍晚，溥杰騎著馬兒回家了。飯後，夫妻倆最愜意的是海濱漫步，他們沿著海岸向前慢慢地走去，他倆飼養的小狗就在腳前腳後來回蹣跚，細浪輕輕拍打著海岸，又輕輕地朝後退下去，在海灘上留下一些五光十色的貝殼，它好像告訴這對年輕的夫婦：這世界是美好的，你們要熱愛這個世界呀！

相隔兩地相思牽繫

浩一定是想起她在稻毛這段生活了，溥杰想。他又凝視著浩，浩仍舊熟睡著。經不起疾病的折磨，浩的眼角都有了皺紋，她老了。但在溥杰看來，浩仍是美麗的。

青年時代，當介紹人送給溥杰嵯峨浩小姐的照片時，他立刻覺得她那溫文爾雅、美

麗嫻靜的外貌有點像當時的寶家劇場裡最紅的明星草苗美子，他立刻表示同意了。當他倆第一次相親見面時，浩穿著一種繡著百合花的桃色衣裙，羞羞答答，比照片上的她更顯得嫵媚動人。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蘇聯紅軍風馳電掣般地解放了長春並向南挺進，溥儀的偽滿政權土崩瓦解了，他們要逃到日本去避難。

於是，婚後的溥杰就和愛妻嵯峨浩在機場告別。隔著玻璃，他看了一眼浩及孀生母女倆，心想不久夫婦父女就會重新見面的。不料飛機在瀋陽機場下降，蘇聯紅軍幾乎同時到達，他立刻成了階下囚。從此他就和浩開始了長達十六年的分居兩地的生活。他難以忍受長期別離的痛苦，在蘇聯伯力收容所，他想方設法脫離收容所，想逃到日本去。當時有個蘇聯翻譯叫別爾面闊夫，正在研究中國歷史，需要搜集中國儒教、佛教以及婚喪嫁娶等民俗方面的史料，得知溥杰知道這些方面的情况，就讓溥杰為他書寫材料，溥杰都照辦了。別爾面闊夫送給他一些紙煙、糖果等日用品作為酬謝，並說：

「只要你幫助我，我可以常給你煙抽。」

溥杰忽然靈機一動，他對別爾面闊夫說

：「你需要什麼材料，我都可以給你寫，但請你幫我辦一件事。我的妻子在日本，我請你幫我和她取得聯繫，讓我找到她。」

別爾面闊夫答應了。過了些日子，他告訴溥杰，他有一個朋友要到日本東京去，他讓溥杰寫封信交給他，他那朋友一到東京，就扔進郵筒。溥杰真是高興得不知說什麼好，趕緊寫好信交給了他。不久，別爾面闊夫告訴溥杰，他的朋友已經到達東京，替他寄了那封信。

又過了些日子，和溥杰關押在一起的日本戰犯中有些人被獲准釋放回國，正忙著收拾行李作動身準備。溥杰認得其中一些人，他已經和他們透露過只要他還有一口氣，一定要插翅回到浩的身旁，和她團聚在一起。他甚至向日本戰犯打聽怎樣才能加入日本國籍，只有偷逃到日本去，加入日本籍，才能和浩在一起。所以當他知道有一些日本戰犯要遣還日本時，趕緊找到別爾面闊夫：

「我求你想個辦法把我送到日本去。乘日本戰犯遣還回國時，你把我夾在他們中間送走。我回到日本，夫妻兒女一家團聚，大恩大德，我忘不了你。」

別爾面闊夫聽後大吃一驚，說：「你好大膽子，這事我辦不了。這事你以後再也別對人講！否則，將來你回到中國，共產黨決饒不了你。」

溥杰聽後，也大吃一驚，從此不敢再提

望穿秋水燕歸來兮

一九五〇年八月，溥杰等偽滿戰犯被引

渡回國，先是居住在撫順市戰犯管理所，十月，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戰爭發生，為了安全起見，他們又轉移到哈爾濱道外景陽街公安局看守所院內。管理所領導耐心地組織戰犯們學習政治理論，改造世界觀。學習環境非常良好，但溥杰心中縈繞的仍是妻女，夜裡做夢也回到了日本，夢囈裡也是思念浩的恩愛情話。他忽然提出一個主意，不如申請到朝鮮前線去參戰，要是戰死了，那就活該，要是被美軍俘虜了，就再好也沒有了，他可以要求美軍把他引渡到日本去。於是他鬼迷心竅地在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初向管理所長提出了到朝鮮參戰的請願書。他鬼使神差地寫道：我是一個軍人，保衛祖國是我的光榮天職，我願意把鮮血洒在朝鮮戰場上，以求洗刷過去的污點。請願書送上去後，沒有得到什麼答復。倒是溥杰自己在學習過程中提高了思想覺悟，寫「假申請」一書成了他沉重的思想負擔，他主動向戰犯管理所的領導檢討了這種不良動機。從此他不敢再提和妻女相見的事，只是在心中默默地思念著愛妻。終於，他和妻女相見的願望漸漸變成了事實。一九五四年八月與十一月間，戰犯管理所所長送給了他的女兒慧生從日本寫來的信，周恩來總理親自批准他和家屬通信，同時也同意所有戰犯都可以和家屬通信。後來，他獲得了特赦，周恩來總理又親自安排他和浩團聚，先是在愛新覺羅家族內部統一了思想，溥杰的兄弟姊妹都歡迎浩回到中國來。

成爲愛新覺羅家族中的一員，和溥杰生活在一起。然後周恩來總理又親口囑咐溥杰寫封信邀請浩歸來。那一天從中南海西花廳回來，已是深夜，溥杰含著淚給嗟峨浩寫信：

「我們現在有了偉大的中國共產黨，有了恩人周恩來總理，我們可以團聚了。您回來吧！弟妹們在盼著兄嫂團聚，我也在盼我們夫妻重逢。我已經等了十六年，即使等白了頭，我還要等你回來，把一個支離破碎的家庭重建成一個幸福美滿的新家庭。等著您的答復。」

望穿秋水，浩終於像久別了的燕子，回來了。

浩是在一九六一年五月回到中國的。和她一起歸來的有他倆的女兒嬌生、岳母嗟峨、當子、妹妹叮田子、溥杰的同事宮下明治。溥杰和五妹夫萬嘉熙到廣州去迎接浩歸來。

滄桑歷盡闔家團聚

那是個歡樂的日子，也是個辛酸的日子。溥杰的心情是高興的，也是淒涼的。他和老萬忐忑不安地等在月台上。只見一列從深圳開往廣州的列車在月台上停了下來，旅客們蜂湧著湧向站台的出口，溥杰看見幾個婦女正從車廂的梯階走下來，盡管那麼長的時間沒有見面，但是溥杰憑他的感覺，認出那是浩！沒有錯，那是浩！她身穿黑織錦的旗袍，那是表示她要作一個中國女人。她手裡

捧著一隻方盒，那是慧生的骨灰盒，那時慧生已經殉情自殺，溥杰不可能見到她親愛的女兒倩影了。浩也已經看見等候在站台上的溥杰，她手捧著方盒向溥杰慢慢走去。兩個人的眼睛互相凝視著，本來有千言萬語要傾訴，這時候反而說不出話來。還是浩先開口，她欠了欠身體，喃喃地說：

「我對不起你……」她的喉頭像堵住了似的。

「你什麼也不用說了……」溥杰走上前，輕輕地接過那隻骨灰盒，然後挽住了浩的臂膀，向其他人打過招呼後就向外走去。這時溥杰好像剛和浩結婚，他感到一個漫長的歲月結束了，他倆的新生活開始了。

回到北京，政府已經爲他倆安排好新居，把原來護國寺街醇親王當初分給的房子又撥給他使用，並且油漆一新，安置了全新的家俱。

當夜闌人靜，浩偎倚著溥杰細聲說：

「讓我們永不分離吧！」

「讓我們永不分離吧！」溥杰也細聲說

可是現在他倆分離的時刻就要到來了。

不忍回首。不堪回首。

「我有一句話要和你說。」浩在病床上精神蠻好，她說「我死以後，我的骨灰一半留在婆家——中國，一半送回娘家——日本，讓我和我的慧生在一起吧！」

「浩，你會好的，我要想盡一切辦法治

好你的病。」溥杰不等她說完，已經淚如雨下。

骨灰伴妻死生相契

一九八七年六月二十日上午七點五〇分，嗟峨浩走完了人生的道路，與世長辭了，她活了七十三歲。臨終前，溥杰一直握著她的手，輕聲呼喚著：「我的浩！我的浩！」但是浩已經不能答應他的呼喚了。

六月二十九日上午九時舉行了向浩的遺體告別的儀式。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首都各界人士數百人參加了這個遺體告別儀式。溥杰和浩訣別的時刻到了，他留戀地俯下身去，再一次看了看浩，浩面色如生，肅穆嫺靜，仍保持著少女時代的美麗。溥杰在她耳邊像往常一樣低聲呼喚：「我的浩！我的浩！」只是浩已經聽不見他的聲音了。

送別浩以後，溥杰回到了護國寺自己的家裡，他有很長時間沒有回到自己的家裡了，回到家裡，只覺得空空洞洞的，沒有了浩，溥杰將怎樣生活下去呢？夜晚，躺在床上，溥杰一聲聲地呼喚：「浩呀！我親愛的浩。」

這樣失魂落魄地過了一段時間，溥杰整理出了他生活中的脈絡。他要繼續工作，他是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的文史專員，他有大量的史料要整理，這是周恩來總理交給他的光榮任務；他的書法是海內外馳名的，每天敬求墨寶者接踵而來，爲了滿足廣大書

法愛好者的要求，他要花一定的時間寫字；他是滿族中的上層人士，民族團結方面有很多工作要做；還有一件縈繞在心頭的事，是他的《自傳》還沒有寫出來，他從偽滿職犯到全國人大常委這一坎坷離奇的一生，不正是教育青少年的極好教材麼？他要把它寫出來！還有浩，一個日本女子卻做了中國人的妻子，而且那樣赤誠地從事中日友好的事業，他需要把它寫在《溥杰自傳》中。這樣，他的生活重又緊張起來，只是在夜深人靜、萬籟俱寂的時候，他的眼睛又投向牆上浩帶著微笑的照片，他不能忘情於浩。

一天天地過去，他畢竟老了，他要自己動筆來寫《溥杰自傳》已經不可能了。原來有位李老先生曾經幫他執筆寫稿，可是因為車禍喪生，也沒有人頂替，有不少人毛遂自荐地要為他執筆，因為種種原因，他都不同意。在一次回日本探親時，一位日本作家糾纏著要為他寫《自傳》，他覺得這件事已經到了必須解決的時候了，他正式向全國政協提出了要求派人協助他寫《自傳》的要求。於是，葉祖孚先生來到了他的身邊，奉命協助他完成了撰寫《溥杰自傳》的工作。溥杰想起他是認識葉祖孚的。他是位從事文史資料工作多年的老同志，具有豐富的寫作經驗。溥杰很高興能由葉祖孚來做他的助手，於是這一對伙伴經常在溥杰家中庭院的小徑上蹣跚，或在會客室的沙發上傾談。

從一九九一年到一九九三年，《溥杰自

傳》的大部分稿件已經寫成了。一九九三年一月，溥杰又一次病倒了，像往常一樣，他往往病倒在寫字過累之後，本來只要休養幾個月之後就可以復原的，但這次他竟一病不起，醫生查出他得了前列腺癌，後來又並發了動脈血管夾層瘤，他的病情嚴重，在醫生的悉心治療下，他在死亡線上掙扎了十三個月。一九九三年七、八月間，他覺得病情穩定了一些。

有一次，他對去看望他的葉祖孚說：「

我想起一件事。我死之後，我的骨灰一半酒在祖國的江河大地上。我是中國人，我愛祖國……骨灰的一半請帶回日本，我要和浩在一起，和慧生在一起。」說着，已經老淚縱橫了。醫生發現，幫助溥杰呼吸的人工呼吸器停止了跳動。溥杰的心臟停止了跳動，離開了人間，享年八十七歲。

那一天是一九九四年二月二十八日早晨七時五十五分。（蔡榮先生推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大專
用書

最新應用文

邵健行著
定價叁佰元

本書為邵健行先生精心傑作要目有：應用文的涵義、特質、種類、書信種類、結構、術語及書信的信箋和信封的寫法。書信舉例。便條的寫作要點。便條舉例。名片寫作要點、名片寫作舉例。柬帖分類。柬帖用語。柬帖舉例。公文類別。公文用語。公文結構和範例。電報作法及注意事項。電報舉例。會議文書內容舉例。規章的種類用語及作法。契約作法舉例。慶弔文、對聯、題辭、啟事及廣告舉例等等及待人治事日常生活有密切關係的應用文範例。王成聖教授作序。適合大專教材及一般閱讀之用中外雜誌長期訂戶八折優待收貳佰肆拾元。郵政劃撥○七三九三三三一二號聖文書局